

祭文  
行狀  
墓碣  
家乘錄

茅鹿門集

二十七  
九



10330

共  
十  
九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予父南溪府君母李孺人產予兄弟三人從孩携  
間稍稍露頭角府君輒色喜謂予兄弟無論儒與  
農當俱有成立已而予舉進士宦遊於時而予伯  
兄少溪公暨季弟艮亦遂抗府君遺業起家紮數  
百千府君病且沒一切僮僕田宅不及分授也然  
府君沒予父事少溪公公亦推府君所愛而友而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一  
三十一

拊之繇兒時束髮以迄衰白無間言無怒色斷斷  
如也僮僕田宅府君不及分而少溪公奔喪來歸  
得府君所口授季弟艮者首以贍族屬之貧又次  
及異母弟然後按所遺互爲瓜分之予與季聽公  
口畫甲乙而授絕不知繇髮而刀錐其間也予仕  
四方者十有七年坐忤執政奪官來歸而公始携  
季入貲由國子生爲郎出叅軍粵州再判南寧而  
季亦尋入汴當是時予兄弟之游仕尊卑不同秩  
後先不同時而公所奮廉自抗職翕然有聲以材  
吏聞蓋非予與季所敢望也十餘年來予旣衰無

復翱翔四方之志而公與季亦並致其仕以歸且  
共郡之諸縉紳長老爲社遊當其春而芳草秋而  
白鴈未嘗不從角巾竹塵欣然佳山水間可謂樂  
矣而天何以遽遺之疾而奄然以逝也嗟乎公年  
七十有九予後公六歲季復後予三歲杜甫云酒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予兄弟出遊井  
里間公飄鬚渥顏於前予與季亦稍稍偃僂於後  
衆未始不嘖嘖羨也今且鼎折其足能不悲哉謂  
公之筭亦鄰耄矣物無不盡生爲逆旅所痛者予  
之子與季之子並已稍列仕途而公之諸子及孫  
彬彬齊魯矣於今猶未及由明經掇一第語所謂  
歲不我與時不能待公得無或有飲恨泫然絜歛  
者乎雖然天地有缺陷日月有盈虧予倘未卽就  
溝壑當爲督促諸子孫輩以償且慰公於九原也  
公其頷之否邪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嗚呼公繇束髮補博士弟子員操觚爲文章輒試  
高等幾五十年于茲當時同舍諸生及帷中士稍  
稍翱翔中外最者入翰林累官尚書或尚書郎及  
二千石以上而公獨晚歲僅由貢爲丹徒縣學司

訓未幾徙青陽縣學諭公且以重聽罷携妻子以歸不四三年尋復以盲廢嗟乎公之仕位不及再命祿不滿百石然無他嗜好惟三代以來圖書典籍之癖與夫古今稗官家及一切博塞詼諧之譚方重聽時予適罷官歸猶及時時携之畫字掌中亶亶宴言不置也及盲廢則履不踰序聲不徹帷而予時時過之僅附耳一二叫號耳吾姑已沒所遺諸子間頗知讀父書然益貧且窶於今猶未及爲祿養嗟乎抑亦可謂坎壈之甚者已雖然公少所同遊零落殆盡獨能遲其壽筭享年八十有七

祭文

卷之三十七

三

三百六十五

豈語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予近睹世路轉以迫窄大都願爲目無見耳無聞者然則予雖不及共公之生以歡且娛猶當及公之沒以甲且慶也天壤之間古今一喙尚饗

祭亡弟叅軍文

伯兄方九月九日棄我輩未匝月弟卽病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奄然而逝嗚呼天胡割我如是之慘且遽哉吾之始哭伯兄也謂鼎折其足今弟復繼之語所謂獨木乎爾奚以之林獨鳥乎爾奚以之羣哉兄也七十有九弟也亦七十天不爲不假

之筭矣然而我今七十有三歌棠棣而前無唱歌  
鶴鳴而後無和形與影相弔神與形相嘲能不悲  
哉能不悲哉而今而後閭里之間吾之鳩杖而社  
且醮者無與俱矣谿山之間吾之載酒而携客以  
遊且遨者無與從矣出不睹鶴髮而相携者之武  
入不及斑斕而相屬者之塵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然而長姪夔已及仕爲叅軍而光顯於朝矣仲姪  
龍蚤歿而婦拊其孤矣叔子臯抑及遊太學行且  
待次服官矣諸孫間亦已稍稍露頭角綴詩書矣  
弟所飲恨於九原而目不瞑睫者待季某也僅十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四百六十五

一齡不能不呱呱而泣耳然弟病彌留時臯也同  
諸族庶姻黨抱箋而濡墨以告曰吾兄弟三人賴  
父各及年之冠且壯以完爾室下爾廬瓜分爾田  
與貲殆且萬矣而幼某今且以孽孤所遺田與貲  
似無幾幸及吾父未訣時卽籍記之予謝不敢固  
有若母在也臯復歛歔流涕曰母且病痿矣况弟  
本孽予於是前問時兩甥及臯所故嘗司筦鑰而  
知之者獲見存田八百畝別屬三兄弟之奴者五  
百五十金米穀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貯僮僕什器  
稱是大較猶及五千金而美也予輒手次之并族

屬姻黨共爲魚貫而尾押之以授汝妾矣時兩甥  
復議長子夔茲且以行役南還自今以後妾與某  
隨母輪磨三兄弟家一切門戶不以遺所遺田與  
貲金聽夔與臯兩勞而中分之歲各代爲十一之  
息以需某之婚且立而後授之然則五七年間抑  
或庶幾諸兄弟者什七也星者或云吾之筭尚遠  
倘徼兄與弟靈遲之十餘年則弟雖生不及其長  
且冠沒猶冀其成與立也是皆汝兒夔與臯事也  
抑亦予責也於乎爾且屬續今已偃木吾爲卮酒  
并芻一束尚饗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五

祭孫司空文

代人作

嗚呼哀哉惟公釋褐讀書中祕及拜夕郎伉直當  
世出按豫章奸墨歛避督學關中文章赤幟已而  
徧歷藩臬聲籍巖廊遂領中丞節鉞鄖陽允文允  
武不柔不剛矯矯虎臣膺力四方於是之時道已  
光顯中朝推轂言還翰院禮部侍郎司成攸典  
公且引疾遂巡偃蹇天子壘書召還陪京晉

秩司空翱翔列卿謂士著祭謂國典刑胡天不弔  
隳殞其生計聞之日中外如燬儒紳流涕萬里罷  
謚易名賜葬崇祀勒銘鼎彝炳譽青史嗚呼

哀哉侍列清華官至侍中世猶共惜坎壈困窮窮  
公學問慎獨爲功康齊白沙後先攸同騷擾之材  
或靳其筭鸞鳳之德或曳其翰天道猶予屈張若  
亂大哉易譚士也永歎嗚呼哀哉梁木其壞今喬  
嶽其頽斯文中墜今圖書陵夷某也門生今我心  
孔悲鬱瞻南斗今能不涕洟嗚呼哀哉萬望遣使  
今生芻一束情不能申今悲不能贖嚮風長號今  
五內若斲山川間隔今爰訴我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俞小江文

嗚呼嘗聞老氏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豈天之道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六

然邪予與君交垂二十年每睹君爲人子依於孝  
爲人弟依於悌與人交言而有信分財廉處閭里  
鄉黨下及僮僕之屬恩而有禮而卒蚤歿其歿也  
上不及母氏之終下不及孤之立嗚呼豈天道之  
固然而遂令君之沒且賚志邪然而予苟一日未  
歿事君之母與拊君之子縱不能朝且夕於其側  
竊嘗覽君所以拊泉亭公之孤沒不食其言而  
忍獨後君也乎哉茲特遣使吊君併移書以叮

君之侍婢及蒼頭輩吾當爲君拊其孤恤其廬併  
銘其墓異日黃泉相見當與君如生存時無慙且

汗也尚饗

祭亡兄少溪暨兩嫂文

姪輩啓亡兄南寧府通判少溪公暨亡嫂黃孺人繼嫂郭孺人之柩合葬於西金之原弟坤具牲醴致祭而告之以文曰嗚呼茲丘也卽兄所憑堪輿家卜爲壽藏而左右則爲兩穴以配葬兩嫂者也時黃孺人沒且四十五年郭孺人沒亦二年豈不欲卽日藏其環珮妥其靈哉以他堪輿者來共指而謬之故逡巡留滯以至於今及兄去年病沒數共姪輩徧度諸名山而未得也今且倏爾舉事予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七

甚惑焉及詢之兩堪輿一爲天長劉君一爲浮梁張君姪桂嘗携之過所封壽藏處謬指爲他家墓原也兩君者亦嘗漫云某沙某水某朝案合葬法已而衡陽周君來則又唯唯無他議予猶色沮之然懼而不敢蓋按古者春秋所稱卿大夫及士庶人之葬各以時或踰時而不克葬則識而書今且歷年多矣其所不敢沮者一也予少共兄弟輩卜葬先府君南溪公所携諸堪輿家徧度湖中山水越三載卜金不吉已而卜唐村之原輒吉唐村者蓋卽南溪府君所少嘗手樹桑而力蠶者間嘗口

授予兄弟輩百年後當以封遺幣也其事載唐太史誌中今聞季姪楨初亦欲沮之私以禱於兄卽夕夢兄與嫂僉殯之樓而日亦照焉俄而夢中卜復習吉然則茲丘也抑豈兄所手樹而自喜者大較與南溪府君故事合其所不敢沮者二也又按成湯無葬處孔子葬其父亦自謂東西南北之入也不可以無識然則古之墓世不能考畫其山川者多矣楊王孫遺令羸葬而劉伶則載酒自好以錘相隨錄此言之賢聖超曠之士其不漆漆於青囊所指言者衆矣卽如予所自卜爲壽藏者幾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八

三十年數以下築則又數以徙今僅獲武康一區抑自謂佳山水而姪輩又以他堪輿所從而口吻呶呶者未置大較鬼廕之法起自近代半驗半不驗况世之習堪輿者大較甲可乙否人各異指予卽欲從姪輩他卜又不知異日所指者何如其所不敢沮者三也嗚呼今且聽之矣兄與嫂其安之邪抑否邪夢之所示其偶邪抑亦兄之靈於九原之下所自好者固在茲邪葬且亟姪輩所屬誌兄之墓與銘予猶不能及茲且封特告之以文如此而予所爲嗚咽涕洟蓋欲從兄於猿鳴鶴唳之間

而不能盡者尚饗

祭朱白野方伯文

嗚呼公之立朝本末矯然古之素絲羔羊之風間已見於贈文公之孝於親篤于閭里其細行若櫛髮其病且沒若深山面壁之僧也則又揭而書之乎宿草之墳嗚呼公與日月俱遠矣而予家內外姻族公所按節翼而覆之者則生所不能報沒所不敢忘予又何以絮欵於衡山之雲嗟乎五湖之曲三湘之瀆其相去五千里而遠也况予衰且耄不能如徐孺子之炙鷄瀆酒以奠也已而嚮風流祭文

卷之二十七

九

三四十三

祭司理張母文

涕則又或與七十二峰之山靈若降若登若遠若近與公之神相爲太息而氤氳嗚呼月照兮空流光猗嗚兮空悲羣湘纍之在江上不知能助予之訢且泣否而公其聞兮無聞尚饗

嗚呼簪珥之行非外庭之所獲睹也閫帷之言非縉紳之所獲聆也惟我司理公迎太夫人就養郡邸稍稍聞公敬共不違色將有道其出而服官甘苦茹澹非其祿不以食且衣不異李景讓之事鄭母也其所鞠囚讞獄一切減等不忍附世之亟疾

苛察於以獵聲問而市宦遊不異鄭善果之事崔  
母也頃者中朝徧召郡邑吏之最入補臺諫獨遺  
我公郡之吏民方漆漆然而太夫人何以忽爾仙  
逝而不及遲公之羽儀於天朝也然聞公之報政  
聖天子採按節使之書其最按故事而賜之璽書  
以封霞珮明璫之寵亦彰彰矣第郡之吏民所不  
忍司理公哭泣之聲衰墨之容而予所最痛者素  
旒前矣予欲引紼而無從神其有知鑒予素衷尚  
饗

又祭亡弟叅軍文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四六

嗚呼悲哉予銘爾蕤甫及屬草婦隨凋喪中心如  
搗麩兮臯兮十日舉旒生也拓家言歸于好沒則  
遠行復同宅兆嗚呼悲哉鶴翎兮月明猿吟兮霜  
曉千秋兮不歸空瞻兮羽葆天地兮逆旅幽明兮  
間道我歸兮中林白髮兮焉老尚饗

祭姚海屋文

嗚呼海屋先生山川之靈氣既卓犖韻亦鏗鉉其  
文章則斧藻乎詩書其行誼則幅尺於典刑在漢  
世則可擬之乎賢良掌故於唐室則可列之乎宏  
詞明經惜也少而省試不幸數爲有司所擯及其

晚而待次始及貢之 天子之庭出訓新淦大

雅不羣徒今廣濟吏業有名假令授之以一第固  
當馳驟王路黼黻承明而豈特區區乎博士下寮  
之稱已而罷官來歸構廬南城閉戶讀書輒謝世  
營或耽乎百家之奧或漱乎六籍之精予也謏陋  
言託文盟嘗携小傳以屬贊請生傳以要銘蓋藉  
于我乎百年泉石糾志沈溟豈謂遘疾遽爾蛻形  
其始也以嗣子外交而箕裘之殘缺其繼也以羣  
小內訌而門戶之飄零近且出遊無方飲恨吞聲  
遂致辟穀條若遠行嗚呼吾攷古今孰問吾抱文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五六

今孰評吾放歌兮孰和吾長嘯兮孰聽嗚呼吾欲  
排帝閭而號訴之嗟鬱伊其無能欲再起兮靡路  
望重泉兮涕橫尚饗

哀施南石太學文

南石先生之沒也其友人茅坤哭之慟迺爲文以  
哀之其辭曰君其下之山石齒齒兮胡然而一夕  
其崩且摧君其若之水波漣漣兮胡然而一壑其  
涸以夷嗟予少慕菁陽先生兮覽其文而誦其詩  
已而兄事長公相縮帶兮復及弟視君而肩隨道

員則鏘然其墳蹕時子

舉進士奮王路兮君獨纍然太學其來歸中道而  
棄去兮築園林於河湄廣且百畝兮間以曲坻前  
列梧陰暨蘿帶兮後檻松華併菊麩貯絲桐與石  
磬兮兼漢鼎而周彝緬飛塵其隔水兮謝俗駕其  
不窺吹洞簫而鼓柷兮友玄真與天隨予亦罷官  
而解綬兮共歌白雲而採紫芝予且唱而君且和  
兮願分丹竈而卜漁磯數疑白首其同歸兮豈謂  
君忽長逝而莫追已焉哉天寔爲之嗟予五內其  
若錐扣九原其無路兮歎長夜緊何期聞元伯以  
巨卿爲死友兮殯車遲白馬而不移孔北海之悼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十七

蔡中郎兮願貌虎賁其伊誰羊曇行哭西州兮零  
落山丘抑何悲夏侯之好飲兮倘彷彿其在帷原  
父沒而貢父繼兮子瞻之痛將疇依聊嚮風以投  
弔草兮歛歔太息涕漣漣

祭俞小江文

嗚呼小江之病且篤遣使移書告予曰彞不幸遭  
病旦夕歿上有八十之母不及養下有七齡之孤  
不及撫公其爲我暨公子章丘君善護之茲萬曆  
乙酉秋八月五日也予泣諾君所請九月間君竟  
沒予遣使函文

移書陸姊諭令善事君之

母拊君之孤謹操筭鑰無失尺與寸一切家事聽君所授俞池兄弟因追記故所嘗扣君家業系數千金按歲所入與其出計當歲可及百金而羨二三年來數時時遣使視君之母與孤時時爲書丁寧之者如此其書可覆也間以君家事屬故桐廬令楊公楊公曰諾又屬太守鄭公鄭公者故嘗令予歸安於予有肺腑交已而楊令徙官去南海曾公來代予適從省城貌曾類長者予再拜稽首亦以君所屬屬之曾故嘗覽予文章而締以神交者下車之夕輒遣使呼君孤兆麟手摩其頂而慰之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三

曰聞茅公於汝父有生歿交故嘗以而父所屬者屬我今而後族里奴僕間有陵轍蹂踐及而者悉以聞我已而君之家適以里賦從事曾金寬恤之豈謂君所託奴俞池瞰君之沒無他兄弟內所携孤而朝且夕者惟陸姊而已旣屬簪珥間母敢出帷而君之母又衰且耄與其妻日夜狐媚之不獨竊君故所貯之貲併君所遺田地賣廢者幾百畝矣予所遣使過視君家稍稍聞池夫婦玩弄母氏若贅疣然仇視陸姊若奴隸也其弟俞湯所從君而孩髻過予者君當時愛之如子近亦不免隨其

尤且狡矣而較之池其罪稍薄竊悲君既臨年而  
以家屬予予既不自量業已許之其敢負君聞曾  
尹既罷官去予再移書泣而聞之鄭太守公太守  
公仁人也君家事當必不靳以身捍者予將乞太  
守公法削俞池夫婦之後仍籍其家姑聽俞湯職  
掌之爲手冊而印鈐之者五一以授兆麟一以授  
兆麟之外家蘭溪章氏一以存之府卷一以授汝  
在及君之友吳大鳴一以藏不肖處約湯曰而今  
而後一切內外家事不得如兄池乾沒按歲所入  
與其所出當如君故時歲貯百金而美以需兆麟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四

祭亡叔觀瀾公改葬文

叔父之葬花溪也蓋吾叔父自謂少習青囊而得  
其地之至者其沒也携吾手而訣曰汝第爲我葬  
之此法當以卯山酉向巳而豐城劉生來亦如叔  
父指且謂面浮印二層而左右水與沙帶縮如交  
牙其去東北也一里許而又接西北迤而南來之  
水復走里許迎西南東南之二水以漚於其後於

固吾叔父所自實且謂栗木村之葬澹菴爲最茲特次之及卜葬未幾庶母歿五弟與七弟相繼歿其婦與子若孫婦則又歿而今年孫一家又歿金少亡者且家日以落故所遺產且半毀矣故予同姪謀爲改葬而栗木村先塋之東二百步予嘗得田一坵蓋外從西北西南及南來之水金從巽入而縈流於其前逶迤而右從先塋以出而左復有二水以層抱於其後法取亥龍丙向而迎巽茲地也予識之十餘年矣而頃者豐城王君復嘖嘖稱不置予猶以叔父之入土幾三十年遲疑者久之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及啓故所葬者凡五棺金水且溢槲矣不勝悲且泣豈嚮所築墓官不如法邪然三和土世所共尚者今年旱乾河流金涸矣而穴之內獨若此豈地自爲爾邪予同姪謹以戊子十二月二十四日移葬于茲大略湖之平地以水爲塹法不當穿坎深今特培土甃磚以葬嗚呼而今而後不知吾叔父及孀母以下其所藏遺骸而以廕子若孫者何如也或曰三水之縈若縮帶而左從巽以入右從乾戌以出合堪輿家法後固當有詩書而冠蓋者出矣其然邪抑否邪澹菴公之葬堪輿家金圖而載

之以行于世謂吾父子舉進士科第當索索不絕  
堪輿家金矜而誇之而今叔父所葬處亦卽故葬  
之門戶得無亦繼之否乎天之佑否不能知然於  
茲亦傳所謂親喪所自致而盡其心也已尚饗

祭亡壻金鶴埜文

嗚呼吾之所欲憑棺而號哭嚮風而涕洟已詳載  
之誌及銘之碑冥路已隔夫復何辭第與結髮所  
生在子惟積在壻惟君與懋德十年之間相繼凋  
亡少且壯者旣零落之殆盡而吾之老且耄者又  
何能支柱而久長嗚呼殯車已啓今寢之帷素旒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已翔兮河之湄玄宮且卽兮心之摧泉臺茲闕兮  
魂之馳而今而後無復可追固知天地之爲逆旅  
古今之爲一瞬然而骨肉之間刺腸剝腎誰謂釋  
氏之徒苦空而予情抑何能忍酌之卮酒五內已  
寤神其我監玄壤無殞尚饗

祭居省心太守文

嗚呼公以悃悞無華之士剔歷中外者幾三十年  
而所至民誦所去民思然宦轍數坎壈而蹇連方  
其銖苑馬卿而左遷公且欲賞志於林泉公雖不  
能市交以翱翔乎霄漢抑未嘗忤世而胡爲微棺

於鷹鷂再補常德稍聞治聲家屬方携凶聞前迎  
抑冢子之未幾復殞命於客程將謂天道之福善  
而禍淫兮公則恐恐然冠履之不勝將人之惡盈  
而好謙兮公則循循然幅尺之是繩圖史四壁蓬  
藿一丘豈古所稱久宦者特減產而窮愁予旣以  
弱息而許聘乎仲子語所謂同舟而失維乎中流  
痛孀處之無托閔諸孤之伊儔嗚呼悲哉予將卜  
公窆安問公田疇內所伏者孟季之諸昆而外所  
捍者壻君之一籌嗚呼已矣乎天寔爲之謂之何  
哉茲特薄具俎豆酌之壺觴神其有知來格來嘗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七

三五五共

尚饗

祭積兒文

嗚呼爾以騷裊之才而困於粉黛與麴蘖以馳騫  
之氣而窘於囹圄與縲紲茲固我之不幸與不德  
抑亦爾之自戕與自孽也嗚呼悲哉世或謂儻宕  
若孔融而操且手爲殺之藻豔若禰衡而操且搆  
他人害之以予觀之融之封疆之言得非犯其左  
腹已乎衡之漁陽之摻得非啓其妬心已乎老氏  
之誠孔子者何如也而爾不能持以此招尤輒以  
此賈禍予之所深痛而裂肝腸飲涕泣而無如之

何者爾旣没而汝子元禎稍出爾所手刻雜詩  
及從獄中所自序千餘言予覽之一字一淚者已  
焉哉謂天爲之乎謂我不能教而卒以殞爾之軀  
乎今元禎卜葬湘溪之墟山明水秀縈迴若帶當  
其鶴唳猿吟松陰月寂語所稱地下修文郎爾或  
以之自嘲自釋者然而不豐狐於首丘哀翡翠于  
叢茗明之不能慰若父之存幽之不能送若母之  
没不知九原之下其所懷悲而抱憾者何如也尚  
饗

祭王敬所少司寇文

祭文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三十一

嗚呼公之學上下千古矣而其所可間見者或諸  
子私抄與夫宋元綱目諸書公之才經營四方矣  
而其所及指賻者或淮海漕議與夫閱視塞垣諸  
圖然而望之所嚮數以譽起而名之所收抑數以  
讒阻是故翱翔王塗馳驟當世僅及新鄭相公五  
七年間耳其他若華亭則窘而繫之於一 蕭廟  
之時而江陵則又忌且摧之於一 今上之始賈  
誼年少漢帝非不知之矣而絳灌諸公則從而出  
之長沙李綱石畫宋室非不亟之矣而汪黃諸人  
則又從而置之提舉假令削弱諸王或及見之施

行而何以有淮南七國之憂經理兩河或及久之  
樞筦而何以有建炎播遷之患邇者 天子輟  
朝青宮未立邊塞兵端中外洶洶或欲建議驛召  
公輩而忽以訃聞矣嗟乎嗟乎公之位在卿貳不  
爲不通顯矣而予猶飲鬱公之年及七十不爲不  
眉壽矣而予獨抱泣蓋以于將之劔不及剗刃虹  
霓也而特以試之鳧鴈犀兕之間騾褭之材不及  
蹠血萬里也而僅以困之老驥伏櫪之下此予所  
以東望海上不能不爲潸然出涕而嚮風以號也  
所爲慰者公之諸子翩翩乎潁川荀氏矣金以掇

祭文

卷之三

十九

三六六共

巍科奮明時而予之中子則亦稍稍附籍通家而  
他所讀父書者未艾也嗟乎嗟乎公於九原當或  
爲我而兩相欷歔而亦兩相襟期者已尚饗

弔孝義先生文

孝義先生者少宰沈公一貫所題 勅贈監察御  
史吳公喬栢者之墓以公事父孝及撫諸昆弟類  
獨行歸道亡者金與燬券解焚類節俠茲固古有  
道者之遺而 壘書之賜簪紱之寵或不足以盡  
公於是不書其爵而特私謚之曰孝義先生蓋志  
公所自好也予按古之慕屈原者往往爲文弔湘

江弔長沙間不自量聊抒微辭雖忠孝不同旨悲  
愉不同情而高山仰止之思則均之或可以風也  
已其文曰吁嗟乎先生之起家而貧兮去黔婁其  
特寸方父之困魚鹽而歿兮歛歔流涕無以殯雖  
昆弟之鴈行五六兮金顛沛其不以瞬獨脫閨帷  
之簪珥兮營高敞而表疆畛躬操畚鍤以負土兮  
雜傭作其羸窘逾百日而鳩工兮始聞伯仲翳移  
櫬然且獨附馬鬣而壘石兮筑築乎狐兔其露寢  
里共呼爲孝子礫兮于今猶指睹其凜凜已而喪  
繼母兮又與生我者同悲哀諸季金流徒兮若不

祭文

卷之三十七

三

三十六共

與聞乎墨纒况有猶子曰榮徵兮少出亡其來歸  
抑及吐哺而詩書兮相與提携其孔懷其充卓犖  
者事伯兄若父兮日暮矢溺其躬携病肺亦肺兮  
病痞亦痞何異古之劉駒兮喘息呼吸其相隨間  
拾道行者之亡金兮或及百鎰而美獨野宿以旅  
俟兮倒篋歸之不畱半旁觀者嘖嘖太息兮睨高  
風其無畔島夷騷驛烽燧兮州邑老稚其奔竄城  
守者共戒嚴兮或閉關以扃鍵公又穿女牆以懸  
餉兮救餓殍其無筭吁嗟乎先生之純孝通天兮  
抑且細行之不能髮櫛以書有司按讀法而榜之

亭兮中丞抑及傳檄而旌其廬百世之下嚮風者  
皎日星兮予也願附執鞭而景流波挂之一言兮  
當共聞之山水照冰壺聊以俟史氏採風而錄兮  
吁嗟乎孝義先生其不磨

祭張元洲宮保文

嗚呼仲夏之朔獲公手牋覽我寄什呼我列仙午  
日之後忽焉訃傳不勝號泣五內欲剗緬惟嘉靖  
之甲午兮附公鹿鳴於其鄉茲萬曆之癸巳兮甲  
子剛週而遽亡六十年來之縮帶兮庶幾管鮑相  
翺翔一旦蟬蛻而仙逝兮能不懷悲而抱傷客或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三

慰我公之享年八十有三兮其壽筭固已隆夫期  
頤公之宦遊累官宮保兮其金紫固已首列夫彤  
墀况其去國也以直道忤時兮皎乎與日月相光  
輝 天子之採 朝議而賜存問兮頎然與宋

之文潞韓魏共委蛇按節使上書以聞兮 天

子輟

朝而震悼行且下禮官以賜葬兮併及贈

謚而祭誥茲或先正胡端敏公之遭兮豈不與吳

越之山川相矜耀吾黨之比肩而遊兮又何必潛

然而唁弔予獨謂甚巨卿之與張元伯兮古所稱

灰友而涕漣方其白馬素車以號哭兮執紼引柩

而喪始前羊曇之痛謝太傅兮行不由西州而徹  
樂彌年蘇子瞻之計至京師兮王定國張耒相與  
出俸而薦福禪嗚呼嗟淒風兮傷我心望素旄兮  
摧我襟爰具奠兮淚淋漓訢黃泉兮深復深尚饗  
李仁卿并配貞婦施氏哀辭

嗟乎君繇孩提與弁髦兮從予縮帶相翱翔並以  
姑之子而弟兄兮肩隨鴈次而同堂予釋褐而宦  
遊兮君忽中道而歿亡問其年僅二十有四兮遺  
孤及寡而悲傷朝飲荼而夕噉檠兮零丁百苦其  
備嘗毀容矢不他適兮中道執執守空房年且七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三

十兮從一以終鬱相望子也孝弟力田兮孫也詩  
書與冠裳其生也不聞 天子旌廬兮其歿也

或及錫命而褒章予特歛歛以賦些兮題之玄旒  
其無忘嗚呼千秋之下兮瞻白雲而山高水長

建縣令任公祠功成祭文

萬曆二十三年所建故縣令忠齋任公之祠工已  
竣河南按察使司副使致仕茅坤同姪舉人一桂  
擇三月十有七日奉公之神位入祠爰具羊一豕  
一致祭於其靈而告之曰公之佩 天子之印

綬而令我邑兮孳孳然視民之如傷適水旱凶荒

之相仍而民且艱食兮鯁鯁然吐哺而拮据勞來  
以勛勳况先年之積逋兮所司或已謬爲牒完於  
朝堂方使者之奉璽書而至兮甚且停俸而勒償  
公入則對上官免冠解帶而請罪兮出則對胥徒  
疾首蹙額而涕霑裳鞭朴不以僇辱之殘喘兮而  
追呼不以騷驛乎村鄉嗚呼公非陽城之撫字心  
勞兮而催科獨拙於其時豈謂戊子省闈之供奉  
也輒抱癰疽其不支未幾而喪亡也仙靈偃然其  
逝而不可追予以年垂八十而衰遲不入郡城者  
已一紀於斯夜半聞訃而號兮不能不共諸父老

祭文

卷之二十七

三

三百四十四

相携以涕洟嗚呼覽公之官舍如懸磬兮無以爲  
歛且殯予出平生所購壽木兮以之藏骸骨而返  
櫬嗚呼卞之山兮頽且崩若之水兮漸且竭湖之  
闔城老穉兮若喪考妣其慘裂於今寒暑且七兮  
無不歛歔而嗚咽予故請縉紳大夫共建祠於峴  
山之巔聊申歲尸祝而俎豆者之虔白雲兮縹緲  
綠波兮潺湲百年兮其無訢千秋兮其靡瞻尚饗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行狀 墓碣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見年叟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 墨書賜齊楚 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鑱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襍衡也與燕張言河行狀

卷之二十八

一  
三百四十一

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慎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而夷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睢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鎮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耻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

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金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曼金石抱經倚席讐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行狀

卷之二十八

二 晉十五

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岫嶺祝融七十二峰之勝而公旣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旣去郡之薦紳先生帥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叅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迺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寃性命之旨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輿櫬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

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  
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  
於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  
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  
省則洗去鉛華合響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  
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  
則寢寢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  
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

行狀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共

之升沉顯晦不以侵鬪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  
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  
章不事治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金聽臧  
夫人操筦鑰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  
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  
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  
公者詩所稱不兢不練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  
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  
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泫然出涕訃聞於  
朝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弔

者不絕公之生平縮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  
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旣沒  
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  
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  
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  
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  
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  
新蔡扈從入浙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  
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  
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麟生公父夷軒公  
行狀

卷之二十八

四  
三十五

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  
考滿王父而下並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  
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並贈爲淑人  
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  
齊蔭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  
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筦  
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  
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

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歸予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旦棄去統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予父南溪府君及予母李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產數當乏絕間招賓客釜且爨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且私脫簪珥佐之此予府君及予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也已而予與弟良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並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推輒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予女兄弟四多不幸或少而寡或蚤世或家且中落因而來歸

行狀

卷之二十八

五

孺人又能推予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遲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宕不羈少操貲賈游四方一來歸輒一買姬而孺人輒笄之一日從商舶中載而來歸者三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輒盡笄而字之故予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趙甌粵雜選以進中或蹠跟甚而孺人並續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夜鈿公且疑孺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兩姬之母出故鈿他鬻姬始慙謝尋且歿孺人猶姬而殮之不以悲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行里之房

闈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已此予婦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金庠生前孺人黃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一楨一櫨金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而教之咸有法所娶諸婦並以故嘗躬事府君及友愛予婦輩者姆儀之病且沒內外姻族及里巷之媪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

行狀

卷之二十八

六

踊幾絕嗟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琚瑀璜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率伏地而號且悲母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銘其墓則無以彰母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晚步溪上有一男子跣伏地而號曰不幸少孤母張且歿第念上無舅姑下無伯叔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屢櫟矣人或強之嫁母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

勤績紡或爲隣姬刺繡浣滌備故獲拊孤需其長  
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  
事于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覆之無異牒按國  
家故事疏當聞之 朝旌其廬孤貧無以爲胥史  
勸故中寢頃且歿人或以其事聞之叅政朱公公  
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無氣  
力不能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  
什以寵榮之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異日兒孫  
從孱弱或歲時過掃稍稍低徊覽睹之亦足以鏡  
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喑嗚涕洟不自已問

墓碣

卷之二十八

七

百八十四

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茲卽某里張節婦兒也  
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御史臺及  
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又及他縉紳大夫所  
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余悲而許之顧病甚聞一出  
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間辭以病英復輒喑嗚涕  
洟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曰嗚呼世之賢節婦  
者以節婦貧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  
也顧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  
而御史臺而他縉紳絜絜不自已今復請之予不  
敏其所爲喑嗚涕洟跣而號者幾不秦庭之哭英

非古所稱服勤而不沒其親者乎哉嗟乎張之生  
也不及旌廬而沒也猶及題其墓若此百年之下  
里之過而採樵其忍剪其樹乎哉傳曰問一得三  
予始得其母又併得其子於是乎有感時萬曆四  
年秋七月望日

墓碣

卷之二十八

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家乘錄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闢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逆於道而訟者凡千人予稍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謝去已而頗廉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嗾民訟者稍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偽廬而市者僅數

家乘錄

卷之三十九

一

三百三十五 御

百家而冶者半予又廉其偽甚者收坐之餘金出之境邑人大悅予視縣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沒奔喪來歸桑邑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邑有先孺人繼病沒壬寅服闋癸卯秋始及謁還補丹徒丹徒縮江而縣頗衝疲予時以哭先人之喪過瘠病怔忡日怖死業欲毀檄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

入斗而南由蜀漢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間金閉糴穀價日踴石千錢予迺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闕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耻之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災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金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預多糴迺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內轉糴而貯者累數萬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二

印

衆稍稍恃以無恐予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贏則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美以備賑巡撫丁公一夔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價稍稍平然濟沛而下北及京師金減半頗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建議頻年歲饑戶部於漕糧中數斬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五錢金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且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 朝於是江南諸郡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輓者特八十萬而已予時又

聞南京倉可支五年而美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  
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  
議江南雖旱甚而其穀價卒不甚貴者凡以諸畫  
故也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窪  
者稍及藁刈而已餘金旱燠死而枕江者猶得以  
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溉故獨無患予廼請以蠲者  
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  
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故牒凡  
戶禮兵三部歲派如裨襖淺船光祿寺肥猪肥鷺  
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三

三十八

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歲所緩  
解卽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吏  
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予  
廼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  
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  
兵額係江防外其他若鋪兵阜隸甲首門子館夫  
渡夫之類固可十而五六也於是鋪兵故七十餘  
人而議罷者四十餘人阜隸故二百人而議罷者  
一百一十人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  
六十人門子館夫渡夫而下率倣此縣故額均徭

凡五千金而予之議罷者始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推夫按故事每田十畝推夫一名計銀五分七釐大較歲推田匝縣而復半甚且再推予廼罷去諸所不當給夫者士大夫之綰厨傳而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爲減革故胥吏丹徒凡二載而其推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亦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特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共爲掘蕨煮草剝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牒金以聽

家乘錄

卷之三九

四

三六六

呈胥者之籍而已予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僞予一日遍召長鄉賦者而曰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奈何衆皆泫然泣予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於衆曰若各以戶之天下不能輸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而初不意予覈饑戶也予旣得稍稍按之以爲散賑者叅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間里之間者殆衆也故時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

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徃徃饑且疫死者相屬間得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則空囊矣予迺以單騎遍行縣且故所括縣中厚貲之家聽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殆碁布於諸鄉者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泐鄉而賑約以某日抵某鄉某鄉之饑故籍於官與其未及籍而告者金聽核核旣信人各食之以粥而給之以印符曰某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收符爲券已而山谷之携瞽輦廢及瘦且惡嫉者屬於道予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

家乘錄

卷之三九

五

三五六

而以之覆里胥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匝兩月雖病怔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携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散率僉免守支與其聚而爲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予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忭爲最然符紙上之言而已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予一切細大僉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予所建議僉中機宜也每一

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弁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予議而相准以行者什七八也已而天子勅各撫按凡諸郡縣吏

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金以予首江南諸郡縣聞於朝予亦尋得入爲禮部儀制復徙吏部司勲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略也他如恭爲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母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特五七人甚者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人自便凡徵科母以笞與民爲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

家乘錄

卷之三九

六

三三六

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郎中沒於官而無以爲殮則解囊中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於學宮令其孫得隸之衣中以奉祠事特耻爲俗吏孳孳然以興俗約法便民爲務間則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嘗乘軺刺縣中大猾犯法者輒自劾曰某治官無狀然他無骫法者御史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嘗議勸分予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剗肉而食人也縣中獨有勲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沒洲田而負官租

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勳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旣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強繩下以威而不盡法率類此惜也其志雖勤而經術疎淺不足以倣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予今縮縣綬爲吏豈敢誦誦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家乘錄

卷之三元

七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旣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踊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蓋大略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

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漑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卽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

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旣而又虞里胥者籍饑戶徃徃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昇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者旣又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間里間者未遍也於是

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通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金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旣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

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玉山巖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非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

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子亦安得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盧扁者傳寫其方事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十五十

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搆竊自憐願爲棄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庵公檳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粵右粵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旣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沒劫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孤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已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

蓋縮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劫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百戶殺之督府歐陽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公輒以函牋賀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諳兵事者大略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鵬勦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凶悍鴛鷺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鵬之而餘不以及

家乘錄

卷之十九

十一

陽三六

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刊谷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真於鵬勦而莫廢於大征鵬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鵬之搏兔然故其爲功最真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也幸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廢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鵬勦大征之師如秦幽壓卵奏捷之後輒冒爵賞而鵬勦之法少不利黜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金知鵬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一曰將士不勒習二曰嚮

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予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于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勦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則授之摧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枹鼓赴于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又以嚮道不審者諸彘獍並阻山谷之險懸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旣不得入何以測

彼已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士爲緝事軍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其賊巢爲左某賊巢爲右某巢枕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姻黨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遺金錢使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偵及也以藥筆傅之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按圖別聚沙爲山谷伏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略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輒舉舉鵬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巡

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獐獐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獐獐又以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輒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獐獐故行劫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鵬勦亦時時隨諸熟獐獐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劫殺吏民數多予僅腕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劫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携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

而入監鄉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波於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獐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某鵬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鵬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奈何予又前言

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鵬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劫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檣鼓岩卽控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

也而諸僮中日遣其黨偵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賽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金夜則啣枚晝則伏山窟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夷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金膽

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共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他熟獍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櫛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酋所占沒田廬與劫略牛羊男婦者僉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十五

三十九十五

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僉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木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僉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鵬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獍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爲利又議永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

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爲大名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錄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獯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叅家乘錄

卷之十九

十六

三十七

議因而驚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古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播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

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謂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驕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震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

家乘錄

卷之十九

七

陳三百五十六

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誠傳載鵬勦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謬以予善古文辭聞于執政者又二年適方士以禱祠之術獻天子而執政貴溪公欲應明詔大蒐諸少年負文望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積過予稍

稍洩且屈指數某某凡八人予與翁君大立金  
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予廼私膝翁君  
而謀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輩爲詞臣者而過  
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喞然曰是也且奈何予  
曰君何以受知貴溪公翁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  
翟石門者故執政帷而闔謀遂相及耳予曰某殆  
未之識者也抑何以次諸君數中翁君曰詔選庶  
吉士聞同鄉唐漁石張甬川兩先生蓋嘗金以君  
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猶雅重君才近聞  
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

家乘錄

卷之三

六

三三九七

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人者轉  
相語頗亟聞翁君已免予憤鬱甚廼爲書數千言  
以辭於吳君春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  
當污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婿也亦怒遂以其書  
投貴溪公鞅鞅恨甚且誡吏部除予邊徼令適文  
選郎中李公開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爲講  
解廼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令文無甲科者甲科  
自予始已而青陽以喪歸壬寅服除發牒謁選吏  
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缺令遣從事者以予屬  
文選時文選郎中予同鄉鄭端簡公曉也予亟過

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分宜卒不可已而刺其故則友人負外郎朱公某嘗以予所故錄詩什者裒示彭內翰某彭內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轉相聞而器許之耳予既寤業且按例請補教公亦稍稍聞又他同年某間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曰某予湖中故以狂且杓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令分宜第不便已而彭內翰別請補同年江君應選而予遂獲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且欲中以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

天子詔求救災異政撫按金以予首江南郡縣以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崔

三四四

聞他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未幾徙司勳是時吏部侍郎華亭徐公方引擢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喪時嘗過弔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釁稍稍屬公齒頰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釁謫戍尚書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金外調居二年徙南京車駕又徙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伯譽望籍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

場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於朝時已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君文采復和之久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子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滕子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尙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某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某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飯予遣吏一人

家乘錄

卷之三九

二

崔

三頁十八

同予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無他往來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予以刺入闈者曰病且久嚮不見賓客予復詰闈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予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儼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辦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予衷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母年八十兒尚孩携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携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予掀髯笑曰君之事豈特遽至此且試出疏藁

之萬君猶三謝不從已而予曰君且托予同年輩以母子爲之周旋萬里區區疏藁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口誦疏中殊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君擘畫茲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測予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按疏本末而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叅劾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繫矣乎予笑曰科場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也萬

家乘錄

卷之十九

三

三

君曰爾何爲色變予曰君茲舉且重拂天下公議矣爲之奈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諫諸君盡以予所言特壯而君何以獨爲云云若此予曰今執政分宜公濁亂中外者久矣中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覬望其去抑且覬望公與茶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公固當久相便國家乎然君爲天子耳目臣抗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某竊爲君不取也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襟起曰古語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

第以所言者固天下公議批宮掖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第不以言者君廼獨言之可乎萬君始鞅鞅不自安復前曰今且奈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宦轍屬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陰擊予而去之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徙邊徼一僉事或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別遂携所從吏以其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某蓋是日申刻也予是時豈知某

家乘錄

卷之二十九

三

三六

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齷故爲曲計詭予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予辭去某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及函壽賤赴京邑來歸者往往私以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某旣先邸報以所托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旣信焉得不爲睚眦深刺骨予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猶

稍以矢石勞間及敘錄又未幾輒坐罪構削籍以去予所歛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厚德海內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忍深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翱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臥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而誠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獲罪於執政而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負者今殆已矣然而曩時盛爲劄刻之行辭詞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詞垣者或他改郎署

家乘錄

卷之五

二十三

三九十三

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敗去卽如領分宜者雖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人情諭訛難以完名故也予於前忤兩公處不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弟間特過州里哭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絀禍卒爲讒人者所間以至於此豈盡讒人所構哉詩不云乎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仰天摧心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善乎李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猶之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扼也已悲夫隆

慶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黜堂

